

寄居与流动：法国手工艺传承发展的两个主要特征*

胡小宇

摘要：行旅工匠组织源自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制度。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行会制度被废除，行旅工匠组织因其半秘会性质得以存续下来。19世纪以来，行旅工匠组织逐渐与重新建立的学徒制度相结合，并最终被纳入法国国家职业教育体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行旅工匠的两大特质——“寄居”与“流动”，对法国的手工艺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当代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法国手工艺传承发展的经验，对于我国的手工艺传承发展和非遗保护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行会 学徒制度 行旅工匠 寄居 流动

前 言

2010年，法国行旅工匠行会（Companonnage）作为“一种在职传承知识和身份认同的网络”^①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行旅工匠行会是孕育于中世纪欧洲行会制度的工匠秘密组织。法国大革命后，行会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而消失，而行旅工匠行会则因其隐秘的性质继续存留下来并延续至今。经过不断变迁，在20世纪初，学徒制最终与行旅工匠行会结合，使行旅工匠行会

* 本文由2020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与法国图卢兹-南比利牛斯联合大学合作奖学金（CSC No.202006380082）资助。

① “Compagnonnage, network for on-the-job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and identities”，详见 <https://ich.unesco.org/en/RL/companonnage-network-for-on-the-job-transmission-of-knowledge-and-identities-00441>，查阅日期：2021年5月30日。

(Companonnage) 成为一种具有独特传统的手工艺传承和学徒培训网络。

本文通过梳理欧洲尤其是法国手工艺从中世纪行会制度发展至今的变迁历程, 试图说明, 行会体制下产生的学徒制度和行旅工匠(Compagnon) 组织的流动网络是法国手工艺至今传承良好并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 学徒制的“寄居”和行旅工匠网络的“流动”正是法国手工艺传承的两个主要特征。

一、欧洲手工艺行会的发展历程与作用

(一) 行会的起源与发展

欧洲行会的起源很早, 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有相关文献记载, 这个时候的行会部分带有宗教性, 部分带有社会性。^① 然而在13世纪以前, 手工艺行会并不受人们重视。在11、12世纪的经济扩张时期, 手工艺行会少而分散, 对于社会经济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到了13世纪后期, 手工艺行会才普遍发展起来, 并在14、15世纪得到快速发展。^② 个中原因, 除了当时欧洲人口在黑死病之后逐渐增长, 市场逐渐扩大等之外, 政治原因也是重要因素。“因为欧洲是由数百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构成, 国家权力在直接管理辖地(即城市居民区)之外影响极为有限。”^③ 在大多数地方, 国家权力力有不逮, 这为手工艺行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

① [英] 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 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钟和等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年, 第88、89、91页。

② [英] 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 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 王春法等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第196页。

③ David de la Croix, Matthias Doepke, Joel Mokyr, “Clans, Guilds, and Markets: Apprenticeship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3, (Issue 1, 2018), pp.1-70.

（二）行会的功能

在19世纪以前，行会在欧洲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法尔的说法，“行会不仅是经济组织，更宽泛或更根本地说，行会是一种组织和规范社会的机制”^①。手工艺行会具有公共性质，旨在为民众提供各类生活用品。出于维护经济利益及组织荣誉的目的，行会制定了各类规章制度，确保其成员的产品质量符合行会标准，如要求手工艺人工作的时候打开店铺的门窗，方便公众监视。个别行业甚至禁止会员傍晚以后工作，原因在于晚上光线不好，有可能导致制造的产品质量不佳。行会还设有监察官，他们被授权巡查会员的店铺，如发现存在缺陷的产品，巡查人员会将其公开销毁。^②

行会最大的特权来源于地方乃至皇家授予的对某种产品生产和销售垄断权，如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一些行会甚至成为“王家事宜”（*choses du roi*）^③专门向王室提供产品。因当时生产经常受天气及四季变化影响，行会的垄断可以防止价格大幅波动，以确保平稳、和谐的公共秩序。例如，制作面包的成本经常受谷物收成影响，但是为了让面包这一公众必需品保持价格稳定，面包行业规定面包价格与谷物价格呈现逆相关关系，维持原料、劳动成本与面包价格之间的系数，仅允许面包师获得“合理的”利润。^④政府授权行会管理行会师傅成员、行旅工匠和学徒，避免内部不良竞争，防止行会共同体内部成员贫富悬殊。行会对同级社会阶层的管理也符合旧制度时期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它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作为回报，城镇议会通常允许行会推举代表进入议会，参与市政事务

① James R. Farr, *Artisans in Europe, 1300-1914*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0.

② Ibid., pp.31, 90.

③ David de la Croix, Matthias Doepke, Joel Mokyr, “Clans, Guilds, and Markets: Apprenticeship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3 (Issue 1, 2018), pp.1-70.

④ James R. Farr, *Artisans in Europe, 1300-1914*, p.84.

管理并维护行业利益。^①

二、寄居——学徒制度

史蒂文·卡普兰是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他在法国历史、市场史、食品史（尤其是面包）方面多有建树。他认为，“学徒制度奠定了手工艺世界再生产体系的基石”^②。一般来说，学徒从10—20岁之间开始学艺，通常要学习2—12年不等，具体视行业、地区而异。开始学徒期之前，师傅会与学徒的父母之间签订学徒契约，内容通常包括学徒年限、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费用等。实际上，这个契约通常并不完善，对于师傅该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学徒可以使用哪些工具以及具体的食宿条件等均未言明。^③然而，行会在学徒制中发挥其监管作用，通过监管师傅会员的行为并落实师傅和学徒父母之间签订的学徒合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徒契约的未尽之处。

学徒在师傅的家中过着寄居生活。他被要求像对待父亲一样服从、尊重师傅。最初，学徒通常会被安排一些辛苦、卑贱的活儿，如送货、打扫卫生、看店等。到了后期，师傅才为其安排一些重要顾客或让他负责制作贵重原材料的产品。^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徒在前期不能学到知识和技艺，相反，正如Steffens指出，这期间学徒们“用眼睛偷师”（stealing with their eyes）^⑤学得知识和技艺。之后，学徒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师傅和工匠做工，并在师傅和工匠的亲身示范过程中不断练

① James R. Farr, *Artisans in Europe, 1300-1914*, p.163.

② Kaplan, Steven L, “L'apprentissage Au XVIIIe Siècle: Le Cas De Pari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ol. 40 (no. 3, 1993), pp.436-479.

③ David de la Croix, Matthias Doepke, Joel Mokyr, “Clans, Guilds, and Markets: Apprenticeship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3, (Issue 1, 2018), pp.1-70.

④ Ibid.

⑤ Steffens, Sven, “Le métier volé: transmission des savoir-faire et socialization dans les métiers qualifiés au XIXe siècle,” *Revue du Nord*, 15 (2001). pp.121-135.

习、模仿和改进，潜移默化中习得知识和技艺。

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埃丝特·N. 古迪认为：“新学徒不仅缺乏完成复杂任务的必要技能，他对材料、技术以及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的场境（premises）也缺乏理解。而这些东西尤其体现各专门职业的特色，它们通常是隐性的（implicit），或者只有通过这一特定材料（木头/玻璃/染料/陶土）的长期熟稔和在操作中逐步掌握技艺的方式才能理解。它们并不能被教授，而只能被习得。”^①波兰尼也认为：“一种无法详细言传的技艺不能通过规定流传下去，因为这样的规定并不存在。它只能通过师傅教徒这样的示范方式流传下去。这样，技艺的传播范围就只限于个人之间的接触。”^②这种隐性的、无法详细言传的技艺波兰尼称之为“默会成分”（Tacit component）。具体说来，默会的成分可能有几种类型。它可能是知识或技艺本身难以用言语阐述的，可能是师傅为了保护技艺不愿意明确说明的，也可能是师傅和学徒文化水平较低以致不能很好地用文字或语言表达的，或者三者兼而有之。然而无论何种原因，要习得这种知识并掌握技艺，需要个人之间身体的直接接触。正如莫斯所说，“人们的思想中的确有一些知识形式依赖语言来传递。而另外一些道德和物质生活的形式通过直接接触来传递”^③。师傅把知识、技艺和传统等传授给学徒正是以这种直接接触的方式。学徒制度下，学徒寄居在师傅家中，与师傅和其他匠人一起吃、住、学习，接受师傅的言传身教，长时间进行观察、模仿和实践，将一个知识和技巧发为一个个具体的理解活动（act of understanding），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重组，从而实现对技艺的理智控制。也即是，学徒在长时间的场境学习中将手工艺知识和技能内化、具身

① Coy, M. W. ,ed., *SUNY ser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work. Apprenticeship: 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 pp.247.

② [英]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批判哲学》，许泽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③ [法] 马塞尔·莫斯：《论技术、技艺与文明》，蒙养山人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77页。

化为自己所有，从而形成学徒自己的专业能力，最后成为技艺高超的匠人。

回到汉语语境，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点就通”或者“真传一句话”，其实强调了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当然是师傅的“指点”或者关键的几句“金言”极为重要。这对于学习者来说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尤其过去很多师傅还会留一手，以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然而笔者认为第二个维度更为重要，即学习者在师傅指点之前的长期练习、琢磨和知识积累。只有学习者对专业技术和知识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师傅的“指点”或“金言”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只有通过寄居才有较大的几率承得师傅的衣钵。

学徒培训不仅仅是单纯的技艺培训和知识传授，同时也注重学徒的品行培养，旨在将学徒培养成技艺娴熟、专业精湛、诚信可靠并令人尊敬的工匠。道德品行在行会制度中极为重要。在学徒期间，师傅和学徒如不能很好地履行学徒合同，双方的荣誉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如果师傅对待学徒很恶劣，师傅不仅不能继续带徒，而且也会损害他与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果学徒违反学徒合同，他的职业前途也会受到影响。由于行会规章和外部力量的约束，以及师徒对各自责任义务的自我认知，师傅和学徒之间会尽量维持和谐的关系。^①只有品行良好的学徒才能顺利完成学徒培训，只有品行良好的行旅工匠才能更容易找到雇主，只有品行良好的行旅工匠才能赢得业内师傅们、官方的认可并顺利跻身师傅。除了学徒个人的技艺和道德训练之外，有学者也指出，学徒培训也是学徒构建社会关系和经营行当的培训^②。对于一位成功的手工艺人来说，这些方面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

① 参阅 David de la Croix, Matthias Doepke, Joel Mokyr, “Clans, Guilds, and Markets: Apprenticeship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3, (Issue 1, 2018), pp.1-70。

② Coy, M. W. ,ed., *SUNY ser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work. Apprenticeship: 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p.4.

而上述诸方面的培训无不以“寄居”为前提。

有人说，近代早期手工艺师傅们基本上生产两类产品：一是商品或服务，二是新的手艺人。^①过去，新的手艺人之所以能够大量生产出来，也正归因于学徒制度。学徒制度作为手工艺人的生产体系，不仅确保生产出合格的手艺人，而且确保了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手工艺行业知识、技艺和传统的代际持续传承。而传承数百年并延续至今的行旅工匠行会至今仍然在学徒培训中强调学徒应寄居在会所之中。

三、流动——行旅工匠体系

在法国，新入门手工艺人在完成了学徒培训之后便成为了行旅工匠（*compagnon*）。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旅行，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提升技艺，直到完成一件能展现个人精湛技艺的“杰作”并获得同行师傅组成的评审团的认可，才能成为合格的师傅。法语“*compagnon*”源自拉丁语“*cum*”和“*panis*”，本意是“分享面包的人”，强调的是共享面包的伙伴。^②法语百科全书对“*compagnon*”的定义是：“1. 陪伴某人的人；2. 与某人同居的人；3. 某行旅工匠行会（*compagnonnage*）的成员；4. 某行业中完成学徒培训但尚未成为师傅的人。”^③可见，这一词条的定义均是在拉丁语本义上的引申，而本文所指的是第3、4条定义。实际上，法语“*les compagnons*”（即行旅工匠们）如今也通常指代“行旅工匠行会”^④，尤其是*Association Ouvrière des Compagnons*

① David de la Croix, Matthias Doepke, Joel Mokyr, “Clans, Guilds, and Markets: Apprenticeship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3, (Issue 1, 2018), pp.1-70.

② Daniel Heimmermann, *Work, Regulation, and Identity in Provincial France-The Bordeaux Leather Trades, 1740-181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118.

③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Paris: Larousse, 2010), p.367.

④ Adell-Gombert, N., *Des hommes de Devoir: Les compagnons du Tour de France XVIIIe-XXe siècles*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08), p.2.

du Devoir (AOCD), *Fédération Compagnonnique des Métiers du Bâtiment* (FCMB), *Union Compagnonnique des Devoirs Unis* (UC)为代表的三个主要行旅工匠行会。尽管中国过去也有行会、师傅、帮工、学徒,但没有这类四处旅行、学艺、打工的行旅工匠^①。

(一) 行旅工匠的地位与特征

行旅工匠的技艺水平和地位介于新手学徒和师傅之间,处于一种“中间阶段”(intermediate stage)。行旅工匠的这一角色和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入范热内普所说“过渡礼仪”的“阈限”(liminal)阶段。他们尚没完成“杰作”或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店成为师傅,所以只能屈尊成为师傅们的雇员。他们没法加入由师傅们组成的行会,从而获得某一城镇的市民资格,因为成为师傅通常是外地手艺人获得当地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在旧制度时期,要成为师傅从而加入行会,手艺人要满足诸多条件,包括:要完成多年学徒培训并达到一定的技艺水平;拥有大量可以购买设备、购买店铺的资金;需要有品行良好、有一定声誉的介绍人;要向市政当局缴付一笔资金。^②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学徒在完成学徒期之后不得不成为行旅工匠四处流动,流

① 笔者注:国内一些译/著作通常将“Journeyman”称作“雇工”或“帮工”,但这一翻译过于汉化,并不能反映这类手工艺人的特征,而且容易将他们与没有接受过学徒培训、打临工的普通工人混淆。据笔者调查,虽然旧时广州的广作家具制作行会下面有分资方组成的“东家行”和工人组成的“西家行”,但并无材料证明这些工人有四处周游并互相学习。或许正是由于翻译过于汉化,金岳霖先生在《英国行会史》中几无论及行会制度中行旅工匠的“流动”特质,而这一特质极为重要。因此,笔者将“journeyman”翻译为“行旅工匠”,其对应的法语为“Compagnon”。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行旅工匠”更接近英语“journeyman”的含义,强调是“旅行的人”,法语“compagnon”更强调分享。考虑到“compagnons”通常也要四处学艺、做工并完成“周游法国”(Tour de France),所以将它与“journeyman”均翻译为“行旅工匠”更为妥当。国内对西行会的介绍主要以英国为主,而行旅工匠网络虽然在英国也有,但主要出现在欧陆地区,无论从历史、规模和影响上来说,英国难与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相比,至今国内尚无学者系统地介绍过行旅工匠。

② 参阅刘启戈、李雅书选译:《世界史资料丛书:中世纪中期的欧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23页;Epstein,S. R., and Maarten Prak, eds. *Guilds, Innovation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14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9; James R. Farr, *Artisans in Europe, 1300-1914*, p.146。

动性因此成为行旅工匠的一大特征。

（二）行旅工匠的流动与团结

行旅工匠迫于社会制度和环境被迫流动，然而流动性对于他们来说同时也是最强大的武器。旧制度时期，手工作坊的工作环境恶劣，存在光线暗、少通风、多噪音、味道怪等问题，而且工匠们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根据工作性质不同，不同的职业存在不同的风险，但受损害的无疑是手工匠人。不同的职业会带来不同的职业病，比如，鞋匠、裁缝等职业长时间久坐容易出现痉挛，所以被称为“致瘫的手艺”^①。另外，在14、15世纪，行旅工匠的工资通常是按天或按件计算，师傅们通常会尽量让工匠们长时间工作，荷兰的造船工人每天工作时间甚至长达14小时之久。与学徒不同，行旅工匠们已经完成了学徒培训，拥有熟练的手工技艺和行业知识，故而他们并不会像学徒一样视师如父，相反更倾向于将师傅们视为“平等的搭档”^②。行旅工匠们通常会就工资水平、工作时长、工作强度、工作条件等内容与师傅进行谈判，如对师傅开出的条件不满意，他们就会在当地另找师傅或者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城市寻找合适的雇主。下面的一些数据可以清楚地说明行旅工匠的流动性。

1782年，法国马赛市80%的工匠来自外地；1782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85%的工匠来自外地。^③

在1778年到1781年之间，鲁昂近三分之一的雇佣裁缝匠人在岗位做了约1周，另外40%在月底前离职。1783年至1790年，每年在鲁昂登记的假发制作工匠约有500—750人，其中30%只干了不到1个月，近60%干了不到3个月。一年内90%的工人

① James R. Farr, *Artisans in Europe, 1300-1914*, p.134.

② Lis, Catharina, Hugo Soly, and Lee Mitzman, “‘An Irresistible Phalanx’: Journeymen Associ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1300-1800”,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39 (1994), pp.11-52.

③ James R. Farr, *Artisans in Europe, 1300-1914*, p.146.

都跑掉。^①

他们清楚权利是协商的结果，尽管行会师傅们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行旅工匠，但是毕竟还是可以协商的。行旅工匠们在流动的过程中，不同城镇之间的行旅工匠们联结在一起，组成了非公开的行旅工匠行会，这种组织在法国即为“compagnonnage”。在法国，主要的行旅工匠行会通常会将其历史追溯至《圣经》旧约中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修建所罗门神庙，认为他们的创始人是当时修建神庙的雅克师傅（Maître Jaques）和苏比斯师傅（Maître Soubise）^②。实际上，法国行旅工匠行会起源于13世纪，而“其基本形式和准则直到18世纪末才形成”^③。他们表面上声称是虔诚、互助的团体，但是在师傅们和官方看来，这些组织是违抗行会规定的麻烦制造者。行旅工匠行会经常会通过组织罢工以争取更高的工资或更好的工作条件，或者胁迫师傅们雇佣仅属于某个行旅工匠行会（如Compagnons du devoir或Compagnon du devoir de Liberté）的行旅工匠。又因为，这些行会组织还会举行一些带有宗教特征的入会仪式，被教会认为是亵渎宗教。所以，历史上法国的行旅工匠行会多次遭到官方和索邦神学院的压制。

（三）知识的横向传播

在行会制度下，由于上述提到的各种原因，很多行旅工匠并不能顺利成为师傅，不得不成为雇佣工人。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讲，行旅工匠们组成了最重要的劳动力群体。他们经过长期的学徒培训，并通过四处周游开阔眼界、提升技艺，所以具有很高的技艺水平。虽然他们的地位比不上师傅，但是他们的地位远高于学徒和临时

^① James R. Farr, *Artisans in Europe, 1300-1914*, p.148.

^② 参阅Raoul Dautry, *Compagnonnage par les Compagnons du Tour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Plon, 1954), pp.11-13.

^③ [法]尼古拉·阿戴勒：《复调抑或专论：撰写法国人类非遗申报文本引发的问题思考》，胡小宇译，《文化遗产》，2021年第2期，第10—15页。

工，所以他们身有所恃，并不觉得自己的技艺比师傅低多少，有些甚至自视与师傅们平等。也正因为此，他们通常会就工资水平或工作条件与师傅进行协调，稍有不满意便会离开寻找下一个更好的雇主，这导致行旅工匠的流动性很强。客观来讲，近代早期行旅工匠的流动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知识的传承传播并促进了技术进步。行旅工匠对手工艺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在不同的作坊做工，他们学得不同的技艺；第二，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技艺的行旅工匠到作坊做工可以让作坊的学徒获得与其师傅不同的技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欧洲的学徒制度可以让学徒和雇工从多个渠道获得知识和技艺，并通过人的流动与思想的交流促进技术的融合与创新。此外，“各城镇及其行会规定必须接受其他地方学得的知识与技艺，尽管他们会要求新来的手工艺人适应当地行会制定的地方经济标准”^①，进而从制度层面保障了手工艺知识的传承、传播与新技术的应用，地区手工艺人很难封闭自身的行业知识，更多是处于一种相对开放状态。爱泼斯坦认为，从长远来看，欧洲正是从流动的技术工人那里获得了其不同寻常的技术发展势头。^② 荷兰造船业的发展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荷兰凭借地利之便，向来注重船舶制造。15—16世纪，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远洋运输需求旺盛，荷兰造船行会加大船舶制造方面的投资，吸引了大量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的行旅工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船舶制造相关行业的行旅工匠们聚集在一起分享知识和技艺，极大地提高了荷兰的船舶制造水平，为荷兰称霸海洋并成为海上马车夫奠定了基础。

① David de la Croix, Matthias Doepke, Joel Mokyr, “Clans, Guilds, and Markets: Apprenticeship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3, (Issue 1, 2018), pp.1-70.

② Epstein, “The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of Shipbuilding: 1300-1800”, in *Technology, Skills and the Pre-Modern Economy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Jan Luiten van Zanden and Maarten Prak, eds. (Boston: Brill, 2013), p.66.

结 语

在法国大革命尤其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宣扬的自由、平等理念的影响之下, 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废除行会制度, 随后其他欧陆国家纷纷效仿。行会消失之后, 学徒制度也随之终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优先于工人的福祉, 崭新的民族国家体制代替了原来的社会集团体系。

然而, 民族国家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完善的社会法律体系, 以维护工人的权益。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在资本主义工厂内出现恶化, 儿童则沦为了童工。法国社会学家、医生路易斯·雷内·维勒姆(Louis René Villermé) 在对丝绸、棉花和羊毛纺织工厂的调查报告^①中, 揭露了工人尤其是童工的恶劣工作条件, 并多次呼吁制定童工相关法规。1841年、1851年, 法国政府分别出台了法国第一部关于童工的法律^②和学徒法律^③, 对童工和学徒的年龄、工作时长和工作时间等内容作出规定, 以维护童工和学徒权益。到了1919年, 法国颁布《关于工业技术和商业教育的组织法》(*la loi relative à l'organisation de l'enseignement technique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 du 25 juillet 1919*) 规定, 通过学徒培训的学徒能够获得职业能力证书(CAP)。从此, 学徒制度又通过国家认证的方式进入法国职业教育体系。

而对于行旅工匠行会来说, 因为其一直是半秘密组织, 所以1791

① 参阅 De la santé des anciens ouvriers employés dans les fabriques... / Louis René Villermé,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814259.r=Louis%20Ren%C3%A9%20Villerm%C3%A9?rk=193134;0;Tableau de l'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employés dans les manufactures de coton, de laine et de soie: ouvrage entrepris par ordr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 par M. Villermé, <a href=)

② 参阅 Loi du 22 mars 1841 relative au travail des enfants employés dans les manufactures, usines ou ateliers, [③ 参阅法国国家图书馆在线档案, \[寄居与流动: 法国手工艺传承发展的两个主要特征\]\(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517106g/texteBrut, \[2021-8-10\]。</p></div><div data-bbox=\)](https://travail-emploi.gouv.fr/IMG/pdf/loi_22_mars_1841-2.pdf, [2021-8-25]。</p></div><div data-bbox=)

年废除行业公会、取消工人集会的《夏彼利埃法》(Loi le Chapelier)对行旅工匠行会虽有影响但并未导致其消失。1840年,细木工行旅工匠格力戈尔·佩底吉埃(Agricol Perdiguier)出版了《行旅工匠行会之书》(Le Livre du Compagnonage),介绍了行旅工匠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呼吁不同的行旅工匠行会放弃分歧、停止斗争,应该联合起来互相帮助。他的这部著作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吸引了雨果、乔治桑等人的注意,而乔治桑在阅读了这本著作后直接以佩底吉埃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周游法国的行旅工匠》(Le Compagnon Du Tour de France,国内又译为《木工小史》)并广为流传。可以说,行旅工匠行会因佩底吉埃等人的介绍在法国大革命后更加广为人知。通过一系列的合并、分化,到了20世纪上半叶,法国存续三个主要的行旅工匠行会。它们依托在各大都市的会所,转变为培训手工业学徒的学徒培训中心(Le centre de formation d'apprentis),成为传承法国传统手工艺并培养年轻手艺人重要力量。可以说,如今的行旅行会组织依托它们在法国各地乃至世界多国建立起来的会所网络,融合了学徒制的“寄居”传统和行旅行会的“流动”传统,它们不仅传承了传统的手工艺知识和技艺,培养了大量的手工艺人才,创造了大量就业,还推动了手工技艺的创新。

来自蒙彼利埃并曾在Compagnon du Devoir学艺三年的面包师梅迪(Mehdi)现在是图卢兹一家面包店的面包师傅。虽然今年只有23岁,但他已有8年多的从艺经历,算得上是一名“老”面包师傅。讲起他在蒙彼利埃的行旅工匠会所(maison)学艺的经历时,他说:

我在那边待了三年,非常棒的经历。这和传统学校差不多,但是模式不同。这里是一个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大集体,大家一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所有人都联结在一起,所有人都愿意传授知识并乐意学习,非常充实。我碰到了一些在外面碰不到,且让我至今深刻铭记的人。

由于梅迪没完成学徒培训便因故结束了在行旅工匠行会的学习生活，所以他没能成为行旅工匠到处周游学习。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从他的讲述中看出“流动”与“寄居”在行旅工匠行会中有着充分体现。

大卫等人认为，学徒体系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奠定了西欧成功的基石，科技通过熟练的手工艺人四处谋生得以传播。^①即便抛开学徒制和流动的行旅工匠对欧洲技术进步的影响不谈，法国作为西欧发达国家的代表，既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完善的社会制度，又有着引以自傲的传统文化艺术和举世闻名的手工艺传统，与其学徒制和行旅工匠网络有莫大的关系。19世纪以来，曾经作为半密社组织的行旅工匠行会逐渐公开并与学徒制度相结合，成为一种手工艺传承与培训网络，继续推动法国传统手工艺知识、技艺和传统的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行旅工匠行会在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法国手工艺文化和魅力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法国手工艺进一步向前发展。

① David de la Croix, Matthias Doepke, Joel Mokyr, “Clans, Guilds, and Markets: Apprenticeship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3, (Issue 1, 2018), pp.1-70.